

淑女文学馆

月舞流光系列003

小心机
Mini Miss出品

前方 请绕行

学子院Ⅲ

(原书名《前方江湖请绕行》)

凌筱秋〇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前方
请绕行

江湖
请绕行

学院

凌筱秋〇著

(原书名《前方江湖请绕行》)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·长春·

小小姐
Mini Miss 出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前方学院请绕行 III / 凌筱秋著. -- 长春 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498-2618-6

I. ①前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
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26532号

前方学院请绕行 III

Qianfang Xueyuan Qing Raoxing III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| 凌筱秋 |
| 出 版 人 | 孙洪军 |
| 总 策 划 | 阿 朱 |
| 责 任 编 辑 | 施 岚 胡晓路 |
| 图 书 统 筹 | 蓝曦悦 |
| 特 约 编 辑 | 丁 旭 |
| 绘 图 | 秦 姚 |
| 书 籍 装 帧 | 胡静梅 |
| 美 术 编 辑 | 张云丽 |
| 作家经纪 | 卢晓凤 |
| 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|
| 字 数 | 177千字 |
| 印 张 | 6.5 |
| 版 次 | 2016年6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|

| | | |
|---------|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行 地 | 吉林摄影出版社 吉林省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：130062 | |
| 电 话 | 总编办：0431-86012616 发行科：0431-86012602 | |
| 网 经 印 | 址 销 刷 | www.jlscbs.net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北京嘉业印刷厂 |

书 号 ISBN 978-7-5498-2618-6

定 价：19.9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, 电话: 010-51908584



- 001 【第一章】
失踪的魔教教主
- 017 【第二章】
引梦花
- 033 【第三章】
谁是主人
- 047 【第四章】
相思蛊
- 063 【第五章】
回到原点
- 077 【第六章】
离人泪
- 095 【第七章】
江湖学院大危机
- 111 【第八章】
四大护法
- 135 【第九章】
水塘迷阵
- 151 【第十章】
临别赠礼
- 165 【第十一章】
祖传之宝
- 183 【第十二章】
曲终人散

目
录

第一章

失踪的魔教教主



习若瑶，这个名字还在耳边回响，但这个人却已经不在了，当她体内的千年蛊王复苏的那一刻，她就已经消失了。



◆一◆

武乾清坐在悍马车的驾驶座上，车窗玻璃摇下来，夜风吹过，他手一松，烟头掉落在地面上，迸出一小串火花，看着烟头熄灭，武乾清的脸庞上浮现出一种超乎年龄的成熟与冷静。

武乾清并不会抽烟，但是点上一支烟，看着它慢慢燃烧的过程，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平静，他太需要这份平静了。

“吱——”一辆豪华房车停在了他的车前。

武乾清抬头便看到对方的眼睛，那是一双隐藏在眼镜片后面的锐利眼眸。

“你真是守时。”一双踩着细高跟鞋的脚从房车上走下来，一边走一边说着，步伐稳定干练。

武乾清打开车门，走出驾驶室，转身来到车后座，他的表情淡淡的，眼中没有一丝情绪。

交易，对武乾清来说，再熟悉不过。契约、定金、执行、交货、结款。这是一套非常公式化的流水线作业，他跟着大叔已经完成了不知道多少次交易，而今天，只不过是又一次交易而已。

如果说今天的交易与以往的交易有什么不同的话，第一，他是瞒着大叔进行的，尽管任务是大叔接下的；第二，交易的内容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还是一个女孩。

武乾清打开车后门，习若瑶安静地睡在后座上，长长的睫毛像小扇子一样盖在眼帘上，夜色中她的一袭红裙掩映着略显苍白的脸庞，一动不动地像个布娃娃一样任人摆布。

武乾清抱起习若瑶，走向程氏夫妇的房车，他告诉自己，他交易出去的，并不是一个柔弱的少女，而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怪物。习若瑶，这个名字还在耳边回响，但这个人却已经不在了，当她体内的千年蛊王复苏的那一刻，她就已经消失了。

秦九艾，也就是程韵冰的母亲，亲手打开房车的后门，里面是一整套的医疗设备，各种不知名的仪器都已经处于工作状态，像是随时准备应付复杂的手术一样。

武乾清抱着习若瑶走到房车后门处，突然停下了动作。

“反悔了？”秦九艾发现了武乾清的异常。

武乾清没有说话，他低头看了一眼怀中的习若瑶，她依然是昏迷的模样，刚才应该是他的错觉吧？他居然感到怀中的习若瑶动了一下，似乎拉了一下他的衣袖。他盯着习若瑶仔细地观察了整整一分钟，她却再没有一点儿反应，武乾清断定，刚才一定只是错觉。也许他心底的某个角落，太渴望发生些什么事情了吧。

他跳入房车内，将习若瑶轻轻地放在正中央的床上，转身跳下房车。

秦九艾若无其事地收起背后的袖刀，又拿起了手中的移动电话，一连串数字按了下去。

“滴滴——”武乾清的手机上传来消息。

“尾款已经结清。”秦九艾对着武乾清的背影说。

武乾清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看手机，而是径直走向悍马，打开车门坐进去，发动了汽车。

秦九艾对一直待在驾驶室的丈夫使了个眼色，房车的后门缓缓关闭。

悍马车快速启动，驶向另一个方向，武乾清下意识地又扫了一眼即将关闭的车门，习若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苍白的脸庞终于消失在车门的另一侧。

只有这么做才是最正确的选择。武乾清在心里暗暗肯定自己，对于一个失去理智的杀人魔，没有哪里是比实验室更好的归宿了。何况这本来就是他要完成的任务，定金都收了，哪有违约



的道理？他不能再由着大叔任性了，习若瑶早晚会害死大叔，害死更多人的。

另一边，房车缓缓启动，碾压过武乾清掉落的烟头，那抹微弱的火光彻底熄灭，房车不疾不徐地驶过江湖学院所在的路口。

而此时，习采薇正在路口四下张望，明艳的桃花眼里满是焦急，一向嬉笑的神情不见了，紧锁的眉宇透露出紧张。

秦九艾在车内轻轻推了推眼镜，眼神扫过焦急的众人，嘴角划过一丝得意的微笑，转过头去，目视前方。

习若瑶就这样在众人的眼皮底下，被秦九艾悄无声息地带走了，而焦急的习采薇完全没想到，女儿就在离自己不过几米远的地方，然而一门之隔，竟是两个世界。

第二章

武乾清开车回到和大叔约定的地点。

灯光照亮处，大叔早早等在了那里，他靠在路边的一棵树上，习采薇和江湖学院的几名老师跟在大叔身后。

武乾清突然觉得心跳加速，他强作镇定，停下车来。驾驶室的门打开，他跳下车来，走到大叔面前，将手机扔到大叔怀中。

大叔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内容，迅速抬手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武乾清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大叔一巴掌。

武乾清本可以躲过这一巴掌，但刚才的一瞬间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固执地没有扭头，也许在他心里，有着那么微弱的一丝期望——也许大叔下不去手。

嘴角有微微的咸味还混着一丝腥味，武乾清望着大叔，平静地说：“我是为你好，为所有人好，我更是为她好！”

大叔望着武乾清，好一会儿没有说话。

武乾清继续说：“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你可以找个喜欢的地方，一醉方休。”

大叔冷笑着对武乾清道：“我真希望当年没有救过你。”

大叔没有上车，飞身隐入了黑暗之中。

武乾清愣在当场，半天一动不动。

习采薇和江湖学院的老师上前追问：“那她现在在哪儿？”

武乾清摇了摇头，现在，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

秦九艾仔细地查看着习若瑶的身体，从指尖到手臂，再到肩膀、锁骨，接着是她的下巴、脸颊，然后停在她的眉骨上。

“好美的容器……”秦九艾恋恋不舍地将手移开，打开旁边的器皿盒，从里面取出一枚金属标签——大约三毫米厚，刻着精致的罂粟花图案，背后是一根细长的金针。

“这里面的药剂足够放倒一头大象，如果注射进人体，那将是毁灭性的麻醉。”秦九艾说着将这枚标签轻轻地贴在习若瑶的手腕上，背后的金针刺破习若瑶白皙的手腕，药剂迅速注入她的血液中。“不过……你已经是个废人了，没必要计较这些，对吗？”

紧接着，秦九艾像是处理一件艺术品一样，小心地将各类仪器连接到习若瑶的身体上，最后她的手指轻点在习若瑶的眉心，俯下身靠近习若瑶的耳边，像是呓语般轻声道：“永别了，宝贝。”

就在这时，习若瑶的眼睛猛地睁开，秦九艾被惊得倒退一步，直冒冷汗。习若瑶的视线并无焦点，眼神却冰冷得像是从远古绵延至今的冰山一般，冒着森森的寒气，没有半点儿情绪。

秦九艾从巨大的震惊中转过神，心一狠，将另外一枚标签也贴在习若瑶的手腕上。双倍的强力麻醉剂同时注射进习若瑶的血液，她睁大着的双眼终于缓缓闭合。



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！秦九艾微微站直了身子，视线一刻也不敢离开习若瑶的脸庞。又过了半炷香的工夫，习若瑶的双眼再也没有睁开过，秦九艾这才放心离开。

武乾清漫无目的地开车乱晃，大叔常去的几家酒吧他都过去了，也没看到大叔的影子。他的脸颊上还有火辣辣的感觉，他不敢相信大叔居然真的打了他一巴掌。黑夜中路边的霓虹灯一盏盏闪过，武乾清眼前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冬天的景象……

又下雪了，小男孩缩在孤儿院的墙角抖成一团。

他身材瘦小，黝黑的脸庞充满稚气，但一双桀骜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。因为不肯向孤儿院的孩子王低头，他又被打了，而且被抢走了两个馒头。那是他今天全部的食物，现在大雪漫天，他不停地呵着双手，肚子里“咕噜”乱叫。

突然他看到角落里一堆雪居然动了一下。

小男孩大着胆子猫着腰走过去，找了一根枯树枝，戳了戳那堆雪。

“咳咳咳……”一名流浪汉猛地翻了个身，从雪堆里滚了出来，吓得小男孩“哇”地大叫一声，倒退了好几步。

“有……有酒吗？”流浪汉清醒过来盯着惊魂未定的小男孩问。

火堆噼里啪啦地燃着，流浪汉手里拎着一瓶料酒，喝得不亦乐乎。这是小男孩大着胆子从厨房里偷来的做菜的酒，流浪汉看起来丝毫没有介意。

“我这个人呢……最不喜欢欠人家情了，说吧，你有什么想办的事？”流浪汉盯着小男孩问。

小男孩一双桀骜的眼睛中满是看不透的复杂情绪。

“有仇人吗？我替你杀了他吧。”流浪汉嬉皮笑脸地说。

杀人？眼前这个流浪汉应该是开玩笑的吧？他那浑身脏兮兮又满是酒气，哪里有半点儿杀手的样子？杀手不都是酷酷的，冷冷的，出手就一招毙命的吗？小男孩虽然没有见过杀手，可是他经常听收音机里讲《三侠五义》，杀手绝不是眼前这个流浪汉的模样。

可是当流浪汉把孤儿院的孩子王吊在树上，问小男孩要不要砍断绳索的时候，他彻底颠覆了自己在小男孩心中的形象。

“求求你……饶了我吧！”孩子王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吓得语无伦次。

流浪汉把匕首递到小男孩手里，说：“你可以动手了。”流浪汉倚在一旁，抱着胳膊看着他，嘴角依然是不羁的笑容。

小男孩握着匕首，努力控制自己的胳膊不要颤抖，慢慢地将匕首的利刃划上了绳索。

“啪啪啪——”绳索的细股一股一股地断开。

“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求求你了！”孩子王叫喊得嗓子都沙哑了。

“啪啪啪——”匕首继续切割着绳索。

只剩下最后一细股绳索的时候，流浪汉按住了小男孩的手。“不如让我来吧？”流浪汉向小男孩伸出了手。

小男孩盯着流浪汉看了半天，抬起了手，却重重落下。

“啪——”最后一根绳索断开。

“啊——”自由落体的感觉让孩子王惊恐地尖叫出声。

流浪汉突然飞身跃起，稳稳地接住了从半空中落下来的孩子王。

小男孩则全程目不转睛地望着流浪汉的动作。



放下孩子王，流浪汉掸掸身上的雪，对小男孩说：“小小年纪，怎么这么心狠手辣？”

小男孩冷静地回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接得住他。”

流浪汉笑了，从那天起，他们一高一矮两个身影便踏上了一个叫作江湖的地方，相依为命，相拥为伴。

三

武乾清找不到大叔，心烦意乱地将悍马车停在路边，他又点起了一支烟。看着烟灰渐渐成形，跌落，烟气缭绕，他不由自主地望向副驾驶，那里空荡荡的，前面的便携式抽屉里还放着两瓶啤酒……

武乾清放倒座椅，打开天窗，望着漫天繁星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星空变成了一个女孩的笑容。

她白净的脸庞上，两道弯弯细长的眼睛笑起来透着说不出的可爱，似乎全天下最冷的冰雪都可以被她懒散的笑容温暖，她不爱跟人计较，尽管身为魔教教主，却废物得可以被全天下人欺负。

“小武！”女孩的声音突然在他的耳边响起。

武乾清猛地坐了起来，环顾四周，根本没有女孩的影子。他心里很清楚，不可能再见到她了，因为她已经死了，被千年蛊王占据了身体，并且是他亲手断送了她最后的希望，他们绝不可能让她再醒来。

可是……他心底的烦躁越来越压抑不住。

不用找我了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手机上传来大叔的信息。

她只是一项任务！武乾清迅速地回复，他无法理解大叔的固执。

假如她还是我的女儿呢？大叔的信息传来。

武乾清的脑袋“嗡”的一声，仿佛炸开了一样。大叔这条信息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……他真的和习采薇是旧识？

好半天的工夫，武乾清的意识才慢慢恢复。

天哪，他都做了什么？大叔的过去一直是个秘密，武乾清不曾参与过的那些年，肯定发生了很多事情，他一直希望大叔能发自内心地开心起来，如果习若瑶是他的女儿……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吧？

如果习若瑶还活着呢？如果她还有一线希望呢？如果他当时没有送她进去，现在是不是还有办法救她？她被送上房车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醒过来？是不是真的拉了一下他的衣袖，向他发出了最后的求救？

武乾清脑子里非常混乱，但只有“救她”这个念头分外清晰，他猛地发动了悍马车，一踩油门，车子飞驰而去，沿着马路上隐约可见的亮光追逐着。这是他在香烟里添加的追踪药，无色无味，只有在夜色中才隐约可见它的夜光痕迹。

房车曾经碾压过他丢下的烟头，顺着这个痕迹，一定可以找到她！

只是不知道，还来不来得及。

武乾清的车跟着踪迹开了将近一个小时，终于看到了秦九艾的那辆房车。

房车安静地停在人迹稀少的郊区路边，恰巧是路灯照不到的地方，非常隐秘。

停下悍马，武乾清从驾驶室跳下，两个跃起之后来到房车侧面，匕首从袖口之中滑出，他不动声色地靠近了驾驶室。



空的！

空无一人。

他检查了一下车子的导航，没有任何定位，他飞快地点了几下屏幕。

武乾清沿着房车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半个人影儿。

程氏夫妇去哪里了？

尽管内心非常疑惑，可他心里还有更惦记的事情，他确认四下无人之后，赶紧来到房车后面，打开车门的一瞬间，他感觉心脏都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。

她在！

习若瑶安静地躺在房车的后车厢里，日光灯轻轻照在她的身上，各种仪器连接在她身上，屏幕上跳跃着各类数据。她一动也不动，只有微微起伏的胸膛证明她还活着。

武乾清这些年跟着大叔走南闯北，也是见过不少大风大浪的人了，但这一瞬间，他却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到了最初茫然无措的那一刻。

她和大叔真的有血缘关系吗？在这一瞬间，她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，她变成了武乾清也无法理清的复杂人物。

按照以往的经验，现在的情形不是空城计就是诱敌计，而武乾清的判断更倾向于后者。

程氏夫妇对于习若瑶体内的小金球势在必得，他们不可能将习若瑶仍在路边不闻不问。

但即便如此，武乾清也没有办法转身离去，因为习若瑶身上系了一根他肉眼看不到的线，紧连着大叔内心最柔软最隐蔽最无法触摸的地方。

四

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救习若瑶离开！

武乾清跃上房车，将匕首收回袖中，拔掉习若瑶身上的一堆电子仪器的连接线，抱起她刚想要跳出房车的时候，房车的门突然从外面“啪”的一声锁上了。

不好！武乾清在心里暗叫了一声。

程氏夫妇分立于房车两侧，透过窗户，冷冷地盯着他。

武乾清心下一沉，怀中习若瑶的体温冰冷，呼吸也很微弱，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。

秦九艾的声音透过房车的车体缓慢地飘了进来。

“我并不讨厌出尔反尔的人，”她笑着，可那笑容比毒蛇还要瘆人，“我讨厌的是别人从我手里拿走属于我的东西。”她缓缓向前迈步，“通常情况下，交易完成，你带着到手的薪金，应该消失了，可是现在，你又出现在我面前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放下她，看在你大叔的面子上，我可以让你安然离开。”

武乾清对秦九艾撇了撇嘴角，尽管她说得这么轻松，可是他心里再清楚不过，即使放下习若瑶，他也不可能活着离开。任务结束后反水，这已经是犯了交易的大忌，对方绝对不可能放过自己。

武乾清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，他抱着习若瑶，飞身跃起，重重地踹向房车车门。

想不到对方早有防备，程华抢先一步灌注内力于车门上，武乾清一脚下去，房门没被踢开，身体却像个皮球一样被反弹回车内，他怀中紧紧地抱着习若瑶，后背硬生生地砸到了车厢上。

秦九艾轻轻摆了摆手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不喜欢用暴力，那是野蛮人的方法。”话音未落，整个车厢内弥漫起一股刺鼻的怪味。

麻醉剂！武乾清赶紧掩住了口鼻，秦九艾不是一般人，她使用



的药剂必定比普通麻醉剂更厉害几分。此时他孤身一人，带着昏迷的习若瑶，现在还被困在房车里，胜算渺茫。

“咳咳——”武乾清抑制住自己的呼吸，可是对方释放的麻醉剂里面还掺杂了其他成分，刺激得武乾清不断咳嗽，又吸进去了不少气体。

武乾清中了她的招，鼻涕眼泪一起落下，整个人狼狈不堪，头脑昏沉，四肢行动迟缓起来。他谨慎地放下习若瑶，运起全部内力于掌心，重击房车的后门。

一掌、二掌、三掌……

由于药剂的作用，他的视线模糊起来，内力也在飞速消退，只能靠意志力强撑下去。他不能倒下，是他亲手把习若瑶交到了恶魔的手里，他也要亲手把她带走！

程华紧紧地控制住车门，武乾清在他手中，像一只被困在滚轮笼里的仓鼠，费再大力气，跑再多路，也是枉然。

喉咙间一股腥味涌上，武乾清知道自己用力过猛，内力反噬，可惜车门一点儿打开的迹象也没有，只是车门玻璃开始出现微微的裂缝。

眼前的困境不但没有吓倒武乾清，反而像是高效催化剂，将他心底那名为“不舍”的种子催生起来并迅速壮大。他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念头，绝不能让他们得到习若瑶！

“啪——”车门依然没有变化，可终于有一块玻璃承受不了武乾清内力的撞击，碎裂开来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武乾清迅速抬手，一道暗器从他的袖中飞了出去，沿着破裂的玻璃窗飞出，直直地落在地面上。

这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之中，用声东击西的方式吸引对方的注意力，看似对车门下手，实则为了震碎玻璃，放暗器出去，只要它一

落地爆炸，就会有信号飞上天空，那是他和大叔之间特定的联络方式。他相信大叔绝对不会见死不救。

武乾清射出的暗器刚一落地，还没炸开，秦九艾便飞身上前，一只脚稳稳地踩在了它上面，轻轻碾压了几下之后，本要爆炸飞上天空的信号弹就这样变成了一股灰烟弥散消失。

糟糕！武乾清没想到对方会识破他的计谋，再没有援兵到来的话，他就要撑不下去了。

“既然你这么不听话，那就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了。”秦九艾向丈夫使了个眼色，后者刚要打开车门，痛下杀手，突然整个人向后连续翻转，连着躲闪了三次才停了下来，一招闭门谢客挡在胸前，全身警戒。

“啪啪啪——”三件暗器从空中飞下来，击在刚才他站立的地方，要不是他躲闪的速度足够快，现在已经中招了。

飞来的暗器似乎比一般的暗器要大很多，夹带着风声，落地之后爆出许多泡沫，有一股浓浓的酒香味。

程华落地后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三罐啤酒。

“他不听话我最知道了，这小子从小就不听话，现在更不听话，”大叔笑呵呵地从一旁的树上落了下来，抱着胳膊挡在房车门前，对程氏夫妇道，“不过有没有必要活下去，这个你们好像说了不算呀……”

“你来得正好，”秦九艾正色道，“是该好好管管你的小搭档了，年纪轻轻难怪做事不靠谱儿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两清生意，还想反水？懂不懂规矩？”

大叔听完一乐，嬉笑着骂道：“臭小子，真不懂规矩，黑吃黑这种事情怎么能在交易完成后呢？应该在交易当场就翻脸嘛！不然怎么能叫黑吃黑呢？”